

清儒學案

世章



柒伍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七

天津徐世昌

生齋學案

平湖自陸清獻後講正學者有蔣大始力扶墜緒然亦謹循繩墨而已生齋當理學中衰之時獨潛思力行以詣其極同里顧氏訪溪經學湛深歸諸義理切磋討論同爲清獻後勁云述生齋學案

方先生垌

方垌字思臧號子春平湖人嘉慶丙子舉人少從武康徐熊飛游工爲詩兼治古文訓詁後篤志程朱之學粹然一出於道道光十年攝武義縣訓導其課士一以朱子小學近思錄爲教謂由此以溯之四書五經則趨向始正反覆講解士子翕然信從

時金華府學楊道生湯溪縣學沈寶齡並以理學倡諸生而二人出入姚江每寓書規之不少假借也以母喪歸十四年選授錢塘縣訓導未之任卒年四十三先生爲學初謹步趨尺寸懔懔念己所不足者作生齋四箴及靜坐箴以自警旣闖見端倪畢力銳赴乃拓偈仄歸於平夷嘗臥病數月恍覺天理呈露取程子易傳讀之益洞明其理以旁通於諸經無不合者又常看大學於朱子論天之明命處閱之洞心有手舞足蹈之樂晚年體驗延平喜怒哀樂未發之說益以暇豫生平於是非義利之辨守之甚確雖貧病交迫弗顧也所著有讀易日識六卷春秋說四卷生齋自知錄三卷生齋日識二卷生齋文稿八卷續一卷詩稿九卷重訂楊園年譜五卷

參史傳 顧廣譽撰行略及書事

生齋自知錄自序

垌幼承父師之訓頗知謹守繩墨二十歲後逐於時名溺於辭章矜心傲氣日甚一日蕩然無復本性之存甲申乙酉閒稍知自悔漸有志於爲學然心未專一用功亦不得要領至丁亥秋病臥兩月枯淡寂寥之中覺天理森然在目時適購得二程遺書因命兒子取易傳從旁誦之不覺躍然欲起病亦旋愈嗣是爲學之志始堅凡讀書所得與己之受病處並識於冊以備遺忘今年年四十矣爰取舊稟刪存三卷題曰自知錄取易復卦之義也昔者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以垌志氣昏弱豈特知之而復行正恐所知者之猶不能盡知也此垌所以懼也

生齋日識

易中諸爻兩剛不相與兩柔不相應此亦理勢之自然也驗諸

人事則剛與剛處易起猜嫌柔與柔居每多頽墮

萬物皆始於虛終於實有始有終者氣之變无始无終者理之常其在於人則心之本體殆亦无始无終者乎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根柢皆在於此烏可不養

有善人必知有惡人必知非一己所能包藏何可揜著此小人之窮也善爲己之善惡爲己之惡於他人毫無干涉何消揜著此小人之愚也

動必精思暇卽靜坐敬守此心潛玩天理

明道教學者躬行而曰且靜坐伊川見學者靜坐每歎其善學此意可玩

凡物必凝聚而後堅固爲學亦然故涵養爲要

知以復性爲事則所見自然高明能以復性爲事則所造自然

平淡

知與行離不得知之明則行愈勇行之實則知益精

彖辭元亨利貞歸宿在一貞字其意可玩蓋天下事未有不正而能常保其亨者也故曰貞者事之幹

董子云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又云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等言語非心通乎道者不能言也讀之瞿然有省

居敬窮理四字朱子以此立教實惟朱子做得盡後之學者但能守其說而不變粗涉其藩籬已足爲一代之醇儒至云升堂入室則難其人矣

程子嘗謂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某與君實言未有不盡然則程

子之與他人言多有不得盡者矣朱子晚年自謂讀書講學無可告語不免復起著述之意則當日諸士友亦未必盡得朱子之心矣吁可慨也夫

剛健之至謂之純中正之至謂之粹純粹之至謂之精此極贊乾道之大似非人力所能預然惟乾道本來如此故爲學工夫必至此而後盡欲造此境亦惟力去己私常存天理而已蓋吾身亦在乾道中則純粹精之理固卽身而具也特不可爲形氣所拘耳

有一毫求知之意便是爲人若真實爲己但問己之得不得何論人之知不知譬如好好色豈欲人之知其好惡惡臭豈欲人之知其惡只是求快足於己耳食取充己之腹己旣飽矣卽不知我飽亦何傷衣取禦己之寒己旣煖矣卽不知我煖亦何恨

夫飽煖本非所以求知而況以飢寒之體欲得飽煖之名豈不尤爲愚惑歟

無聲無臭是本體戒懼慎獨是工夫天命之性卽無聲無臭之具於吾心者也中庸首末二篇眞子思喫緊爲人處不明本體無處下工夫故首章以天命開端而卽繼以戒懼慎獨不盡工夫無由復本體故末章由爲己謹獨而歸結於天命反覆申明意最深切以是體之於身其樂不可言喻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不偏不倚者中之體也無過不及者中之用也無過不及之中便是和故周子曰中也者和也明理可以處事明理可以知人明理可以容物
敬則靜靜則虛虛則明明則勇

習念最難除其根伏於隱微深錮之中則其端必見於食息寢

興之地直須芟蕪淨盡方可無虞否則苟且姑容馴至潰敗而不可禦將終爲無忌憚之小人而已

易中庸二書正是示人切近下手處無人不當學無事不當學無時無地不當學所謂開物成務百姓與能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是也或以爲高遠而置之非知者也

學莫貴乎知幾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此初學入德之方也及其德之成則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所以爲萬夫之望者亦不外此特其分量有淺深耳吁知幾其要哉

反求卽是勿畏其難稍縱卽離勿忽其易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虛悟無益也須加以實修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冥行無當也全賴乎眞知

心無一刻外馳口無一語妄發事無一件放過庶幾漸誠矣勿

說假話勿說忿話勿說諂話勿說大話勿說盡話勿說閑話一出卽思除此數病言自不得不簡矣

聖人畫卦亦自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得來學者烏可不格物聖人之言字字有著落句句有精蘊須逐一理會透徹方不孤負迨融釋脫落之後又覺得千言萬語只是一理

才高意廣而無守約之功終不足以自立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騫騫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夫子論觀人之法如此以之自省亦必逐層推勘至於安處善樂循理而後已焉否則猶未可自信也

有氣數之命有義理之命氣數之命任諸天義理之命立於己不知氣數之命而妄有作爲是逆天也不思義理之命而安於

頽墮是棄天也

遇災而懼只當省己過而改之勿以小人之不遇災者自忿并勿以君子之遇災者自寬

儉與吝同行而異情從義上起見是儉從利上起見是吝觀清獻呻吟語志疑想見先儒窮理之精凡讀書皆須如此密察而於明儒書尤宜致慎以其似是而非者多也

當以聖賢之言爲標準勿與世俗較量優劣與世俗較量則日見有餘以聖賢爲標準則日形不足日形不足其求進也力矣日見有餘其敗德也必矣

大畜彖傳剛健篤實輝光六字連下最有意味蓋惟剛健乃能篤實惟篤實乃能輝光何也人必有卓然自立之志而後求道也勇必有毅然不惑之操而後守道也堅否則其中柔懦無主

非徇俗苟安卽始勤終怠矣安望其畜之大哉若夫以篤實致
輝光此誠中形外自然之理自古聖賢君子未有不以眞實刻
苦成其德者也居今之世而欲爲學尤不可不剛健篤實
姑息之念非仁也所貴愛人以德矯激之行非義也所貴隨時
處中

外整肅而內虛靜湛然寂然沖漠無朕是之謂居敬敬則一一
則誠矣一者天命之本然也不識敬字無由得一不一何以能
誠

性體難名子思以中字形容之中體亦難名程子以亭亭當當
直上直下形容之先賢喫緊爲人至矣盡矣只在人善養耳
孔子言主忠信周子言主靜程子言主一皆著一主字主者隨
時隨地不離乎此也靜時有動時無不可謂主動時謹慎靜時

散漫亦不可謂主念念不忘存存不已其庶幾乎
大德敦化忠也小德川流恕也忠是一本恕是萬殊萬殊由於
一本故曰無忠做恕不出一本散爲萬殊故曰一以貫之忠恕
而已矣

文集

生齋記

天地之道生生而不已人得天地之心以爲心宜皆有慈祥豈
弟之意然或任氣質蔽物欲而不免於忌刻殘忍猜度計較之
私則其心與天地不相似而生理息矣生之理息則不可以爲
人故曰仁人心也又曰仁也者人也人能由一念之仁而充積
之至於日新月盛暢茂條達則施諸親疎長幼尊卑上下而各
得其序措諸家國天下而無不宜此人道之所以立也乾四德

元爲之長仁之於人亦然昔周子令學者觀天地生物氣象所以體仁也蓋天地之道無時而不生故朱子釋易以爲元者生物之始亨者生物之道利者生物之遂貞者生物之成惟其生之理無不貫故乾元爲善之長而體其道者至於能長人今夫嚴冬沍寒冰雪凜冽物之動者伏植者槁閉藏否塞似無復生機之存而冬至氣應一陽萌動於下實爲萬物之所資始蓋生理周流不可間斷若此然則人之心欲與天地爲一其可不常保此生理乎雖然不可以無本也夫釋氏之教主於戒殺放生其意可謂仁矣然而毀傷其髮膚舍其父母兄弟妻子之愛以求盡其慈悲濟物之說則不仁莫大焉夫欲行其仁而反流於不仁何哉無本故也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而孟子稱事親從兄之樂至於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豈非生理之流動充滿

者然耶蓋人之氣質不能無偏而又私己自便日展轉於嗜欲攻取之中則生理日微微者幾無以自存則必有所以生之者而孝弟其本也是故欲爲人必盡仁欲盡仁必省察涵養以全其生生之理欲全其生生之理則必自孝弟始夫亦終其身勉之而已矣予性褊隘常欲變化氣質克治私欲而不能頃與兒子金彪讀書西塾有感於周子觀生物氣象之說因以生齋名其居復推古聖賢之意爲之記用以自警且以勸金彪云

密箴

天地之化蓄久斯出聖人洗心退藏於密闇然自修言動無失
螭屈龍潛深沈靜謐氣斂勿揚心專勿軼鬼神莫知帝天可質
謹幾慎微終始如一

虛箴

山上有澤虛而能容離明繼照在虛其中君子體道宅心淵沖
居敬窮理交致其功湛然本體廓然大公有己必克惟善是從
表裏瑩徹資之不窮

裕箴

詩刺褊心易懲壯往優而柔之心平量廣物理自然一消一長
躁進忿爭徒增勞攘維彼哲人胸懷浩蕩含章可貞理順無枉
寬居仁行讀書培養

慎箴

羣居防口獨坐防心乾乾惕若動罔不欽曾子三省程子四箴
念釋在茲履薄臨深上帝降監福善禍淫幾微不審凶咎相尋
戒之懍之無愧影衾

生齋四箴

并序

予前作密箴義未完備閒中思索更以近時所見續成之既又推原用功次序以爲密不可以驟幾惟不言而存諸心庶幾積久自得則默字之義爲要然妄念未除浮動之氣或乘之何以能默是不可不先求其息也而其原總在乎戒愼不覩恐懼不聞故以惕字終焉嗚呼虛見非難實修爲難自今以往尙其力行此四字以漸近乎聖賢之域毋自棄毋自畫也

造化之妙貞下起元洗心退藏聖功是虔玉蘊於石珠韜於淵龍潛蠖屈物理皆然君子體之神明內完衣錦尙絢資深居安氣斂彌下心凝愈專本體湛寂隨時反觀思慮未起覩聞悉捐收攝保任如參在前無聲無臭命之自天

密箴

乾知坤能實惟簡易體諸一心包涵天地進修有期下學人事讀聖賢書因文求意潛玩力行足目俱至不言而信周旋完備